

哈格洛夫环境伦理思想中的审美问题

——环境伦理和环境美学的本体论

曹 苗

内容提要 哈格洛夫对于环境持有审美与科学的态度,他提出了自然美的优先地位,深刻剖析了环境美学的本体论特征。首先,世界的完整性和复杂性是环境伦理学得以建构的基础,该完整性和复杂性是世界的本体性特征,只有充分把握世界的本体性特征,我们人类才有可能建立新的世界观,以突破传统科学对于自然的片面理解。其次,科学兴趣并不一定总是分析性的,与之相反,科学本身就会带来对自然原初状态的极大关注,因此,博物学成为了哈格洛夫最推崇的科学样式。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经过人类之手的自然美是按照人类的审美观念生成的,因此具有艺术的特征,而没有经过人类之手的自然美才是真正的自然美,但是,要能在其中感受到审美的愉悦,我们就需要首先改变自己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是说从自然的本身出发去理解自然。

关键词 环境伦理学 环境美学 哈格洛夫 自然美 本体论

曹 苗,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250100

哈格洛夫教授在美国的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任教,他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广为人知,他也是国际环境伦理学界最有权权威性、最富盛名的学术杂志《环境伦理学》的主编和创始人之一。他的代表作品是《环境伦理学基础》。在该书中,哈格洛夫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中对于自然的观念,并在这种梳理中指出了西方思想是如何回避环境问题又该如何回归环境的。在哈格洛夫的讨论中,自然美、博物学、科学、环境规范、土地理论等都成为我们理解环境伦理的关键词。

一、对环境的态度:审美与科学

哈格洛夫的环境美学思想擅长于从漫长的思想史中寻求资源,他对人们欣赏自然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思想史的梳理,以此来证明环境美学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哈格洛夫认为,我们在欣赏自然的过程中存在一种极其显著的倾向,那就是科学在欣赏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在欣赏中的参与,直接将环境审美从传统美学引向了环境美学。这样说的原因在于,科学观念本身避免了传统审美

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环境哲学中的审美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CZW004)阶段性成果。

观念的参与,它是站在环境整体的立场上来引导审美过程的。

哈格洛夫的分析开始于对帕斯莫尔的批判。在后者看来,对自然的欣赏,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是对规则园林的欣赏,这种园林中的植物被修剪成非常规则的几何图形。第二是对不规则园林的欣赏,这些园林中有各式各样的植物,园艺师们非常尊重这些物种的自身规律。第三是欣赏从未被人类改造的原始的荒野。在这三个阶段中,帕斯莫尔并不看好第一种规则的园林,坚决反对第三种对于荒野的审美,他相对来说比较支持第二种不规则的园林。帕斯莫尔这样解释他的意图:“它立即把自然变得比荒野更赏心悦目、更容易理解;人能够把握被驯化了的自然,因为他促成了这种驯化。”^[1]对于第三种荒野,帕斯莫尔表现得异常反对,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与荒野总是疏离的;人与荒野的关系是某种纯粹外在性的关系。”^[2]如此一来,荒野就无法在人的审美活动中拥有自己的地位。哈格洛夫指出,美国的环境主义者和帕斯莫尔的观念是迥然不同的,他们认为人与自然(荒野)不是疏离的,“他们与自然之间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3]。哈格洛夫更加认同环境主义者的观点,他认为帕斯莫尔对自然(荒野)的看法不过是自己的一种个人兴趣而已。

哈格洛夫发现,人们在欣赏不规则的园林的时候,也并非像帕斯莫尔所言,将不规则的园林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终极表达,而是情不自禁地走向对荒野的研究。我们在认识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的时候,一方面会觉得非常神奇,但另一方面也会去仔细思考这些植物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如此一来,我们表面上面对的是不规则的园林,实际上已经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荒野。这虽然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但却呈现出审美的特征。

当我们面对荒野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具体一点,我们面对和观察自然的时候必然需要以客体为导向,这样就可以避免传统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追求以至于忽略事实的倾向。这一点在博物学家那里表现的特别明显。审美得以产生的前提是客体本身得到关注。哈格洛夫研究发现,很多博物学家在撰写自己的田野观察笔记的时候,经常会做出一些审美判断。他们对事实的关注,已经完全避免了哲学家对事实的忽略,也就距离环境审美更近了一些。不仅如此,哈格洛夫发现,诗人也对科学观和审美观的调和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博物学家的描述一样,19世纪的诗人对于自然的描述尤其表现为对自然细致入微的描述。梭罗、浦柏、汤姆森、爱默生、布莱恩特、华兹华斯等人的诗歌都在不同程度地涉及到荒野的本然特征,这些特征虽然是以科学观察的方式得来的,但却成为了诗歌审美要素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似的是,绘画也开始了反映自然的原真性的倾向。处于那个时代的画家,仍然不再追求人类审美偏向中的自然美景,而是着力去反映纯天然的自然景观。

哈格洛夫发现,到了19世纪,美的概念发展到了万物皆美的地步。万物皆美的背后是人们审美方式的改变。在那个时代,许多旅行者开始了对自然界的游览,而在游览过程中,“如画的”、“壮丽的”和“美丽的”这些词语已经无法用来形容自然之美。此时,“生动”和“壮观”两个审美范畴就逐渐成为我们面对自然时更加重要的范畴。而这种对于自然美的描述还在不停的转变之中。哈格洛夫发现,对于自然界的兴趣可以使人保持更加长久的审美状态,而不至于出现审美疲劳。这种兴趣是科学兴趣,而非审美兴趣。哈格洛夫断定,这种兴趣是“科学、艺术和自然保护之间密切联系的充分论证”^[4]。

二、自然美的优先地位

在哈格洛夫看来,美学是保护自然的理论根基。我们可以非常友善地对待自然的基础是人类对于自然获得的审美体验。这好像与积极美学的自然全美的观念非常类似。在积极美学那里,他们的

[1][2][3]转引自哈格洛夫:《环境伦理学基础》,重庆出版社第2007年版,第103页,第103页,第103页。

[4]哈格洛夫:《环境伦理学基础》,重庆出版社第2007年版,第103页。

基本观念是自然中并不存在着丑的东西。但是,对于哈格洛夫来说,这种观念显然有失公允,比方说如果自然全美,那么我们在保护自然的时候,到底应该优先保护何物呢?哈格洛夫发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自然的美与不美单单是人类的审美判断的结果,而不是自然具有的内在美。

那么,我们要想考察自然美的地位问题,仍然可以借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这也是哈格洛夫始终坚持从艺术美的角度去思考自然美的原因。哈格洛夫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了自己的分析,以此来论证自然美相对于艺术美的优先地位。

第一,他否定了艺术品的创造方式高于自然物的创造方式。哈格洛夫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两种传统,一种以柏拉图为代表,认为自然美高于艺术美,可是柏拉图的观点由于服务于形而上学体系,因此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只是造成了一定的历史影响而已。另一种以黑格尔为代表,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但是哈格洛夫同样认为这种观念也是无法立足的。产生黑格尔式的观念的原因在于艺术美来自于人类的创造,这种创造性赋予了艺术更高的价值。尽管如此,我们发现自然其实也是一种造物,神学认为自然是上帝的造物,现实科学认为自然也是一种自我创造的造物。于是,我们无法通过创造去论证艺术美高于自然美。

第二,他否定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想象高于非思维的事物。也许有人会指出,一样是造物,但是艺术品的创造是在理念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它的核心的表现便是将想象转化为实际的存在物,然而自然却只是一种随机的创造而已。就这一观点,哈格洛夫认为,想象在艺术领域中的过高位置其实只是一种假象罢了。在西方哲学史中,想象的地位十分低下,人类的有限性使得人类的想象远远逊色于自然的创造力。于是,自然美是比艺术美更加具有本体意义的。

第三,他否定了自然是混乱无序和不完美的观念,否定了自然是缺乏设计的事物。对于自然的精妙设计,真正了解自然的人都会感到异常惊叹,尤其是那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会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惊叹,其中对造物主的景仰就是一个最为出名的惊叹。之所以有人认为自然是无序的,这是因为自然太过于庞杂,远远超出了人类可以理解的范围。此外,也有人认为,自然是不完美的,自然是随机的,而只有人类才可以创造出如同几何图形一般的艺术品。的确,很多国家的园林就是一种几何图形的设计原理,但哈格洛夫认为,这种几何形式只是表明了人们的审美偏好而已,但是根基还是对于自然美的认同。

第四,他否定了自然美不符合人类审美趣味的观念。帕斯莫尔认为,跟荒野相比,人类创造的自然要美好的多,这是因为人造自然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更加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然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而已。从本质上来说,人类本身就来自于自然,对于自然莫名的亲切感并不是源于自然经过了我们的改造,而是因为人原本就来自于自然,否则,人类何以要花大力气去改变自然原有的面貌来供人类欣赏。

另外,哈格洛夫在研究野生动物的时候发现,饱含在对野生动物的关心和欣赏中的审美因素是可以把视野整合在一起并消除它们之间冲突的关键。人们除了生存打猎和商业捕捉,对野生动物的兴趣基本上都是审美意义上的。纵然人们并不直接把野生动物看作是艺术品完全相似的审美对象,但在人们各种广泛的审美体验中,这些野生动物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哈格洛夫所言,对于自然的审美兴趣和科学兴趣基本上是相互重叠的。科学家和自然爱好者通过对自然的研究常常能够获得审美体验。野生动物因此成为了自然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像其他形式的各种户外休闲活动一样,运动打猎同样也包含了审美的成分。这些不同的视野提供了额外的或是更加深沉的保护的理由。从这些视野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完全可以从进化史的角度来赞赏野生动物的。作为有价值的对手、有意义的纪念物、独特生命形态的展现者和健康生态系统的重要元素——我们没必要非要在这些

视野之间作非一即二的选择。因为这些视野都不允许把动物个体的内在价值看得比动物个体的工具价值更加重要,因此,它们几乎都否定了动物解放主义者的观点;把我们关于野生动物的信仰、直觉和实践建立在这样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体验基础上也许是明智之举——该方法既考虑了现在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那些信仰、直觉和实践,也考虑到了决定着它们观念的历史。

一言以蔽之,哈格洛夫认为,总体上来看,自然美是优先于艺术美的,这种优先位置是经得起哲学的讨论和追溯的。人类有很多的艺术行为都是来自于对自然的摹仿,人类的审美体验从一开始也是来自于自然,而人类的审美标准同样也是在自然中才得以建立的。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自然中首先存在美,世界上就根本不会有美。”^[1]

三、环境美学的本体论特征

虽然哈格洛夫已经从自然美的优越地位证实了我们保护自然的美学原因,然而,他更希望我们能够从西方传统中找到环境美学得以成立的资源。因此,哈格洛夫始终记得从本体论上为环境美学找到其存在的理论基础。他说:“艺术品是一种本质先于存在的实体,一件艺术品的创造方式和萨特所讲的裁纸刀的创造方式相同,在该艺术品成型之前,它的美就已经存在于想象中了;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美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首先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中,而后才会有自然美的存在,事实上对自然美而言,不存在任何提前于其存在的美。”^[2]换言之,首先只有当自然物存在那里了,我们才有可能去谈论自然美,在自然物生成的过程中,人并没有起到主导性的作用,比方园林等自然景观实际上已不再是自然美的纯真形态,也不是哈格洛夫考虑的范围。这就把我们拉回到自然物本身上去,生态学的思维才是我们的主导思维,自然审美才有可能出现。

哈格洛夫声称,我们要进行本体论的论证,绝不是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进入和分析自然,而是要回到自然本身中去,而自然真实的存在这个现实就是最大的事实。这一思想的奠定有助于我们能够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虽是伦理学的范畴,但就哈格洛夫整个思想体系而言,这终究达到了他的最终目标——保护自然。一旦我们确定了自然美的存在,就应像对待艺术那样来对待自然,也就自然而然地会自觉产生一种保护自然的倾向。然而,哈格洛夫一定要找到环境美学的本体论基础的原因,在于艺术和自然的不同会造成人们在面对自然和艺术时的不同态度。他举例说,有些人认为自然根本不美,或者自然美和艺术美向来无法同日而语,这必然会导致人们无法真正体验到自然美的所在,美学作为保护自然的观念基础也就随之消逝了。于是,首先必须解决好自然美的根基问题,环境美学方可成为人们保护自然的一个自觉的理论基础。

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前面我们论述到,古希腊的简化思维使得我们面对自然时很难恰当地去理解自然,相反,我们更容易以逻辑的方式让自然条理化,这样一来会导致我们在面对自然时,自以为是地去保护自然。这些观念是十分坚固的。古希腊时代的消逝,并非意味着这种观念的消逝,相反,这种观念仍然是我们今天面对自然的态度。因此,当我们要体验自然之美时,我们首先要理解自然的存在状态,这就是本体论论证的出发点。自然的纷繁复杂就是它天然的状态,我们要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中的审美问题。哈格洛夫告诫人们,从美学的观点来看,掌控自然的企图,纵然是出于美学的原因,也会逆向地改变自然。于是乎,人类传统的美学观念对自然的改变,是一种削弱自然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做法。不可否认的是,人为改造的自然也有自己的审美价值,但是这种审美价值已经与自然自身的美完全不同。经过人类之手的自然美是按照人类的审美观念生成的,因此具有艺术的特征,而

[1][2]哈格洛夫:《环境伦理学基础》,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第236页。

未经人类之手的自然美才是真正的自然美,然而,要能在其中感受到审美的愉悦,我们就必须首先改变对自然的态度,也就是需要从自然本身出发去理解自然。

四、哈格洛夫环境伦理思想的中国意义

1. 环境伦理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思想传统的梳理与重建。哈格洛夫带给我们一个重大启示就是,他擅长在思想的传统中找到我们对待自然的态度。他分析梳理了西方哲学从古代到当代对于自然的态度,通过这种分析和梳理,哈格洛夫发现西方之所以疏远自然,是因为向来没有从自然自身出发去理解自然,在面对自然的每一个阶段,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总是无孔不入。这种分析虽然并未找到我们该如何面对自然的方法或是理论根源,但却至少让我们在古今对比中发现了西方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哈格洛夫的思考带来了至少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他的环境伦理学思想成为对西方整个思想传统的补救,这是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二是他也为环境伦理学自身的困境找到了根本的出路,唯有我们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否则很难找到环境伦理学的基础所在。哈格洛夫将这些根基最终落到了自然自身之上,这种回归自然本性的做法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这也并不值得我们中国学人欣喜。我们在发展生态文明理论时,同样需要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寻求资源。但是,让人深感遗憾的是,这种回归传统寻求自然保护理论资源的行为往往沦为了后殖民主义心态的反拨。中国的传统思想虽然有着庞大的生态资源,但我们首先思考的仍然是,这种思想为什么并没有成为我们当前社会的主流思想。换句话说,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中国思想传统在自然观点方面有什么样的缺失,纵然这种反思有些强求古人,我们的确应该这样做,这是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不是尊重古人,而是要创造属于今天人们的生态意识。哈格洛夫对于西方传统的批判,使得他对于解决当下问题的思路变得更加明晰,我们也应该在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的过程中,找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的新出路。

第二,环境伦理学的应用与实践。哈格洛夫的研究并不是只需要倡导一种方法,而是就这种方法而言,真正找寻到我们面对、改造和保护自然的思路。这同时也是当前中国正在面临的问题所在。就环境问题而言,我们应该做的是治标才能治本。治标指的是要解决当前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治本指的是需要形成长效的制度和法律。之所以先治标,是因为当前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健康,有些地区的水、土壤和空气污染已经严重破坏了人类正常的生存环境,这些遭受到严重污染的地区理应得到切实可行的治理。后治本,是因为我们只有在治标过程中才能够慢慢地增加经验,形成一些固定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治标是解燃眉之急,也是为治本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治本是为了让环境问题不再反反复复发作,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还我们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哈格洛夫的保守治疗法与我们当前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当然也具有更多的指导意义。

2. 环境伦理思想与生态美学研究

第一,自然美与生态美学。哈格洛夫的环境美学强调的是自然美,但哈格洛夫的自然美更加接近于中国当前的生态美学的观点。曾繁仁教授曾经在分析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区别与联系时着重指出,“‘生态’比‘环境’的美学内涵更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由于‘环境美学’产生的历史时期较为久远,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的限制。”^[1]曾繁仁从约·瑟帕玛的代表

[1]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67页。

作《环境之美》中,发现瑟帕玛将“审美对象”作为环境美学的核心领域,这种以人类的喜好作为标准的审美方式,并不利于我们正确地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哈格洛夫以一个伦理学家的身份恰恰避免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审美方式。他一直强调,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必须首先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上,这里的本体论无需再做任何赘述,那就是对自然复杂本性的认识与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没有什么美与丑的分别,我们在自然界中获得的审美体验也与美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获得的审美体验是对自然自身生命感的体验。这种审美观能够确保我们可以真正把握自然美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

第二,审美作为道德的根基。哈格洛夫把自然美视为人类对于自然本性的一种体验,该体验一方面会给人类带来审美体验,当然,前提是这个人必须具备正确的对待自然的态度,另一方面这种体验也会成为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出发点。哈格洛夫虽然是一位伦理学家,但是他却并没有把关注点放在价值这个问题之上,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美学之上。众所周知,价值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根本点,唯有找到了自然的价值所在,我们才可以据此来判定人与自然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道德关系。显然,哈格洛夫并没有花过多精力在价值一词上面,而是着重在对于自然自身特征的追寻以及对于自然美的地位的发掘。他将自然美从艺术美中分离出来,并且赋予了自然美以极高的地位。在他看来,自然美的存在并不依赖于人类,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相反,自然美的存在是自然自身的特点,人类如果具备了一定的生态学知识,具备了感受和理解自然的能力,调整了我们传统中对于自然的错误观念,就必然能够在自然中感受到自然所带给人们的美好的审美体验。这样一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逐渐明朗化了,就像人类会自觉不自觉地保护艺术品一样,人类也会自然而然地保护自然。

哈格洛夫的观念非常明确,那就是美与善不可分离,最终都会导致善的发生。当我们对自然美有了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后,我们就会对自然有了爱护之心,继而,从美到善的过渡,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结 语

对自然的本体论论证是哈格洛夫环境伦理学的根本思想。在他看来,我们只有把注意力集中到自然自身,才能真正理解自然的价值所在,才能做到真正地去审美。这种对自然原本状态的认识看上去不难,但却和人类的认识习惯相背离,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的简化习惯,促使人们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疏远。而一而再再而三地疏远自然,也就很难体会到自然的价值,环境美学当然也就难以获得独立的地位。在本体论基础之上,哈格洛夫对自然美有了自己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自然美首先是自然状态的原真体现,它可能表现为优美,也可以表现为壮丽,但更应该表现为一种原生性、无丑无美的状态。

当我们对自然美拥有了自己清晰的认识,美和善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整体。当我们面对美好的艺术品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想要保护艺术品的意识;而当我们面对自然界的时候,那种审美体验也会指导着我们去尊重自然;当我们找到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的时候,保护自然的倾向同样应运而生。于是,我们最终面对环境问题,寻找保护环境的理论,也就有了最基本的现实基础。过去形而上学的追寻,在哈格洛夫这里得到了彻底的规避,而这最终使得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美学思想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责任编辑:平 啸]